



福德湾清闲记

□乔叶

1 福德湾是个小山村,地处温州苍南县的矾山镇。这些年,全国各地的村子我也去过不少,可是像福德湾这样的村子,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是一个矿山村。什么矿?地处矾山镇,矿自然是矾矿了。

矾,于我最早的记忆,是幼时用指甲花染指甲,将花沾下放进木臼里捣成花泥之前,母亲一定会加入几小块冰糖一样的透明颗粒。

“这是啥?”

“白矾。”

“有啥用?”

“上色。”

“从哪儿得的?”

“供销社。”

从童年到少年,这几乎是我们豫北女孩子听到的标准答案。那时候,我们豫北乡下还没有超市,只有供销社。乡村里所有不能自产的物品,最直接的来源都是供销社。这让幼年的我觉得,供销社是世界上最神奇的地方。

这次到了矾山镇,得知这里已探明的明矾石储量约占世界的60%、我国的80%,居世界首位,我便可以断定自己幼年用的白矾,最大概率的可能性,就是来自这里。无意间,童年久远的疑问居然在此地听到了确凿的回声。不由得感慨,物比人走得远啊。

物活得也比人长。

据相关史料记载,明矾在这里的开采历史可追溯到宋朝末年,至今已有640多年。矾在此处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最有名的传说之一是四川人秦福带着妻儿流徙至此,在鸡笼山一石洞暂居,做饭时就地取了几块石头堆灶,几天后发现灶石被雨水淋透后风化成了沙砾,夹杂着许多小小的透明珠子,因珠子味道酸涩,秦福就顺手扔到一浊水坑中,无意中看见珠子溶化后浊水居然变清了。再饮这清水,发现还有解毒消暑之功效。他便认定了这种妙物,取名“清水珠”。此事传开后,取用者众,“清水珠”逐渐成为此地的焦点,于是民众云集,建窑炼矾,此地便也有了广传于世的新名:矾山。

名副其实,这就是一个矾的世界,即使我们所看到的只是遗迹。这遗迹,便是“世界矾都”矿山公园。新闻

资料上说,温州市决定在矾山镇建设这个庞大项目是在2005年,如今,十几年前的蓝图已经清晰地立体呈现。矾矿博物馆,矾都矿石馆、奇石馆,大大小小的采矿炼矾遗址等都佐证着这里曾经的盛景。当然,不是所有的盛景在未来都能修行成遗迹的,这是一种巨大的福气——昔日虽已逝去,却换了另一种方式活着。所谓的前生今世,就是如此吧。

因在世界矿山体系中的唯一性和至今保留完好的半机械、半体力的采炼技术在明矾工艺史上具有活化石的意义,也因从早期沿溪采矿开始至今的实体资料的稀缺性,这些都大大超越了地域局限,使得这里成为中国工业文化遗产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也因此,在2019年10月18日国务院核定公布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矾山矾矿遗址”成功上榜。

福德湾村便是这遗址的一部分,且是更为活泼泼、鲜灵灵的一部分。

2 本地的朋友告诉我们,福德湾这个村名还可倒着念。福德湾——湾德福,那不就是英语的wonderful吗?就是美妙的意思啊。

这个小村早已扬名在外。2013年,国家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评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福德湾位居其列,后又被评为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6年,它还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这个国际奖,也很是wonderful。

一路行来,确实美妙。走在老街上,随处四望,可见曲折巷道交错弯绕。岭脚街,石板街,南山坪,这些路名一看就是兄弟姐妹一家子。房子是典型的浙南山地民居,石头屋和围院鳞次栉比,每家的屋门都敞着,洗干净的衣服搭在晾衣架上,水盆里泡着翠生生的蔬菜,皆是可亲可爱的家常景象。水井,神庙,打铁铺,锻造炉,风化沉淀池……不期然间,就会在某个角落邂逅这些沉默的遗迹。和它们暗通曲调的是路边售卖矾塑工艺品的小摊,各种造型都有,色彩明丽,娇小可爱。妇人们守着小摊聊天,孩子们嬉笑打闹,烟火气十足,安静却并不寂寥。还有清雅幽美的茶书院,琳琅满目的民俗馆,别具匠心的家庭微公园,已经免费供应了70年“爱心茶”的郑家茶摊,有口皆碑、殊荣累累的特色美食“为唐公肉燕”……

——想要得到“山清”的“清”,得需要多少思想和行动的“明矾”啊。告别福德湾时,同行的作家买了几袋明矾分赠朋友们,我也得了一小袋。这明矾自有用处:小区里种有指甲花,我打算回去就加上明矾,染指甲。这是我每年必做的闲事之一。忽然觉得清闲这个词跟福德湾搭着挺合适。闲是福,清是德,清闲和福德,难道不是很配吗?

相较于刚刚看过的南洋312矿洞,这里俨然是另外一个世界。矿洞一词,也有写成矿洞的,我查了一下资料,确认矿洞更准确,矿留下的坑,方称为洞。

矿洞里很冷。虽有灯光打着,依然幽暗。解说员反复强调要跟紧她,不然可能会迷路。略有进深后,果然更暗。光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映衬暗。声音略大一些,便有嗡嗡的共鸣回响。巷道斜升,崎岖蜿蜒,四通八达,回环往复,不知道有多长,似乎有无限长。也不知道有多深,似乎有无限深。

忽然下到几阶台阶,到了一小平台。再下几阶台阶,到一大平台。豁然开朗。这是面积约300平方米的地下室,室内很平坦,设有讲台,下面布满石凳,容量很大,只是因为室顶很低,所以显得压抑。据说矾矿鼎盛时期,工人经常在这里开会学习,讲台左侧悬挂着一幅老照片,照片上人人手捧小册子正在认真阅读。

很没出息的,在矿洞里,我最强烈的欲念就是:出去,赶快出去。

出了矿洞,顿觉温暖。即使正飘着细细小雨,也觉得这雨是暖雨。而在福德湾村,缓缓地顺着鸡笼山的山势向上走着,其实是有些燥热的。可一想到矿洞里的阴寒,便觉得这热并不是热,而是暖了。

3 渐渐的,满头大汗,便手执夹缬扇子扇啊扇。

夹缬是苍南的国家级非遗,有点儿像是扎染。蓝白两色,极其清爽。这种古老的工艺源于秦汉,以蓝草萃取出的靛蓝为染料,把民间土纺布染出各种花式。扇子是其文创产品,图案清新雅致,国风之美,尽在其中。选用的“扇语”也很潮,我手中的是“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要是不奋斗呢?另一把就是“一边儿凉快去”。

众人说笑着,感叹着万事不易,缓行至一高处,极目远望。眼前的景致,白云悠悠,山清水秀——不由得又想起了“清水珠”。清水珠,能使水清的宝珠,多么美妙的名字。这“山清水秀”的“清”和“清水珠”的“清”,明明是同一个字,可此“清”和彼“清”的获得,却是各有艰难。翻读《世界矾都》一书便可知,曾几何时,想要得到矾,不止是要付出智慧和汗水,也需要付出“浊”的代价。“世界矾都”的丰厚资源固然带来了滚滚财富,可冶炼、焙烧、风化、结晶、提取等程序所产生的矾浆、矾烟、矾渣等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彼时的天空一度矾烟弥漫少见蓝色,甘宋溪的溪水一度成为乳白色的“牛奶河”,山体也一度伤痕累累,目不堪睹……

治理从20年前就开始了。以壮士断腕的力度和勇气,100多座小型的矾厂和炼矾点被关闭,随后,系列方案分阶段严格执行:填埋结晶池,清理风化池,除净多年淤积的矾渣,建起了蓄水坝,年年飞播造林,持之以恒绿化……如今,矾山镇惟一的一家国有企业——温州矾矿对矾浆、矾渣、矾烟等污染物皆进行了全面处理,矾浆已经闭路循环使用,矾渣已变废为宝,被用做地面砖,并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想要得到“山清”的“清”,得需要多少思想和行动的“明矾”啊。

告别福德湾时,同行的作家买了几袋明矾分赠朋友们,我也得了一小袋。这明矾自有用处:小区里种有指甲花,我打算回去就加上明矾,染指甲。这是我每年必做的闲事之一。

忽然觉得清闲这个词跟福德湾搭着挺合适。闲是福,清是德,清闲和福德,难道不是很配吗?

蝉儿是夏天的歌唱家。在我家楼前的槐树上,每天都有众多的蝉儿鸣叫,我曾想逐一寻找到它们所在的位置,可我怎么努力也是徒劳的。蝉儿为什么鸣叫?我上网百度,查询的结果是:一种是为了集合,另一种则是为了爱情。

蝉,也叫做知了,北方人习惯称之为唧鸟。据统计,全世界各种蝉有3000多种,我国有200多种。记得我小时候,除了捉蜻蜓、青蛙,就喜欢捉唧鸟。唧鸟有两类,小一些的如铜钱,发出的声音比较清脆,拟音大意为“不低哟不答哟”;大一些的如人的大拇指,发出的拟音为“知道了,知道了”。当然,不论是大蝉还是小蝉,一旦和鸣起来,就只有嗡嗡嗡的长鸣了。

蝉的和鸣声,使我不由得想起我的一位文学老师刘远英先生。1984年,当我还是一名职业高中生的时候,我的小说习作《回乡》发表在《北京农场报》上。这篇小说,一下把我中考失败的晦气一扫而空,使我坚信即使将来考不上大学,我也可以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班里有同学说,你将来要当作家,就得像鲁迅、巴金那样,给自己起个笔名。我想了想,就给自己起了个“天宇”的笔名。叫了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改变,就怀疑这个名字起得不大好。于是,我给刘远英先生写信,除了汇报最近的写作状况,还请他帮我起个笔名。刘先生接到信后,经过慎重思考,给我起了个“和鸣”的笔名,意思让我和更多的文学爱好者一起努力,为时代而歌。我觉得这个笔名不错,就尝试用了几次,可惜,我投出的稿件几乎没有发表。这样,我也就不再用这个笔名了。一年后,刘远英先生退休,他到国家土地管理局创办了《中国土地报》。我在那发表了散文《在故乡的地球上》,我没用任何笔名,想必刘先生也是理解的。

我们小时候捉唧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到马圈里,捡上一根马尾毛,将其绑在竹棍的顶端,弯成一个鸡蛋大小的圈,绳扣系成活的,只要唧鸟用前爪一挠,竹棍顺势往下一拉,那唧鸟就可被圈住。我比较喜欢这种方法,想来多少有些技术含量吧。另一种是将废旧的自行车里带剪成块状,用火点燃,将胶滴成团状,稍凉后涂抹在竹竿的顶部,只需轻轻往唧鸟的翅膀上一按,那唧鸟就可被捉住。这种方法我不太喜欢,主要是唧鸟翅膀上的胶水太黏稠,粘在手上不好洗掉。

蝉属于昆虫,生长期分蝉卵、幼虫和成蝉三个阶段。产卵自然产在树上,幼虫在地下生长,在其脱胎换骨时会脱下一层蝉蜕,几乎没有什么重量。小时候,我会在雨后到树下去捡蝉蜕,一个可以卖5分钱。也有的同学为了抗击饥饿,将幼小的蝉儿放在火上烤着吃。我们那时还不懂得营养学,只觉得那是一次勇敢的举动。

蝉儿的鸣叫来自干雄蝉。它发出的声音是从腹部发出的,科学研究,蝉的腹肌每秒可以振动上万次。

我想到紧邻我家四号楼的一个老头,他住在一层,每天清晨他都要把自家的十几只鸽子轰起来。他会仰着脖子冲着天空嗷嗷地叫。这时,他的窗户就会打开,一个老太太便传出身人的声音:老东西,你咋还没死呢!听到老太太的叫骂声,那老头不但不急,反而会更加起劲儿地嗷嗷叫着。我曾不止一次听到那楼里的居民埋怨,说这两个老人太能折腾了,弄得人们想睡懒觉都难。

偶然一次,我到社区居委会办事,听到有人投诉那对老人,希望能制止他们。居委会的同志说,你们再坚持一下吧,听说那老太太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她什么都记不住了,只记得他家老头养的鸽子。老头每天早晨起来这么叫着,就是想把老太太唤醒。听着社区居委会同志的解释,不知道别人能否接受,反正我是接受的。我不但接受,我还相信那奇迹真的有可能在两个老人身上实现呢!

浴室里有两位上了年纪的老师傅在不停地忙着,一会儿拎着小木桶去锅炉房打水倒进池子里加温,还要根据浴客的要求帮大人擦背,我们不需要,关键还要省几分钱,或许日后凑合着还能买本连环画呢!

家里出来时大人再三关照“洗浴时间不能太长”。后来才知道是怕我们年纪小,消耗过多要脱力,实际说法叫晕汤。大伙儿在浴池中打闹了一阵子,感觉也差不多了,一个个像鸭子似的上了岸,由于身上太热,一时穿不上衣服,我们便各自在自己的衣服堆旁歇着,等身上的热气稍退一下再穿衣服。一些老浴客则笃悠悠地半躺着,飞马牌香烟不时相互散着。这时,跑堂师傅的热毛巾递得更勤了,有一点小手段的跑堂还能把热毛巾从老远的地方准确无误地扔到自己较熟悉的浴客手中,一是表现一下自己的水平,二是献殷勤。对于烟客来说,当时飞马牌香烟的吸引力也是不小的哦。这些均与我们小屁孩无关,休息一会儿后,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准备打道回府了。

当我们一出热气腾腾的浴室,才感觉到外面的寒冷。太阳西斜,只剩下一抹余晖了,我们急着往回赶,尽管寒风扑面,但我们在身上却很暖和。突然,我们中间有一位绰号叫“夜明珠”的小伙伴叫了起来,他说:“不好啦,我少了一条短裤!”我们都感到奇怪,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浴室穿衣服时,他有点心急忙慌,一条短裤忘了穿了,直到刚才在路边撒尿时才发现没内裤。大家面面相觑,讥笑他的同时只能陪着他一起返回浴室寻找。幸亏还好,一进门卖筹的老人便知我们的来意了,里面的跑堂师傅已把遗留在长条椅子上的破短裤放在卖筹处了。

夜色很快降临了,湿漉漉的头发经寒风一吹,我们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阵阵寒意一下子向我们袭来,大家加快了回家的步伐。离家越来越近了,村口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高昂激越的檄文:“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当我到家时,母亲早在门口张望、等候着,家中15瓦的白炽电灯已开,大碗盛的白粥和新腌的咸菜萝卜干,已端放在桌上了。此时才感觉肚子着实饿了,就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

回忆时总是甜蜜的,即使在平淡艰苦的岁月里,生活中也常会有一些快乐的事情让你铭记心里,永久难忘。

榴花照眼明



没有想到枣庄的峄城区,竟然有如此大的一片石榴园。5月底6月初,正是榴花大放异彩的时候,她们不与百花争春,等别的花闹够了,才豪情满怀地来跳广场舞。这广场可谓大,占地差不多10万亩。于是你就看吧,成片成堆地、成波成浪地喧腾成花的海洋。鸟儿将她们的声音播撒,蜜蜂将她们的欢乐摇荡,太阳为她们镀上了一层釉光。

没入石榴花丛,你简直也要开放了。你看,谁的脸一下子变红了呢?一个个都是润滋而精神。连风都是红色的,在下面满地张扬。

这样你就分不清是谁的快乐了,全都搅和在一起。周围的麦子正在丰收,西瓜酥瓜蜜桃也甜润丰盈。这里的人会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如何会有如此大的一片石榴?有人引经据典地说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石榴种子,植入了皇家的“上林苑”。汉元帝时的丞相是“凿壁偷光”苦读的匡衡,他喜欢这西域的火红,便引了榴种于家乡栽培。两千年间,更多的品种慕名而来,加入这家族众多的园林,一时间鲜丽竞放,世代相传。我现在看到的,棵棵都是老干虬枝的古树。

夜晚早早地遁逃,晨裹着一件薄纱就来了,来衬这群娇艳欲滴的精灵。你看她们急急火火的样子,等不得一声雷。

我特别想闻闻花的味道,那一定是令人神魂颠倒的泥土香,是的,只有泥土里能开出这般纯粹的芳菲。

石榴花不属于大家闺秀,如果哪个女子叫做石榴,她一定来自田间小路上。那么你就喊那个名字吧,你一准喊得口舌生津。

有人封石榴为“多子丽人”,有人照着榴花做成“石榴

裙”,有人将石榴画在画中描在瓶上。这里干脆在40万株花丛中,塑起一位风姿绰约的石榴仙子。

历史上的多少诗人,李白、韩愈、柳宗元、王安石、陆游、司马光,无不对石榴情有独钟,将一腔感怀融入诗行。“一朵花开千叶红,开时又不藉春风。若教移在香闺畔,定与佳人艳态同。”那是在表达自己的欣爱。“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这是在为榴花慨叹。白居易写石榴的诗不下10首,其中一首最深情:一从干压阑干,翦碎红绡却作团。风袅舞腰香不尽,露销妆脸泪千新……

这红色的节日,也缠绕在游子回归的梦中。匡衡一定常常回来,来看他的惦念。老了也就埋在榴园里。家乡修了一座祠堂想着他。还有一位明代文学家贾三近,有人说他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一书有上百次提到石榴。他也是常回来,榴园里有一个石屋山泉,是他筑屋读书的所在,他喜欢这里的清雅、这里的磊落。

除了石屋山泉,偌大的榴园周围还有青檀寺,榴花环绕、青檀拱卫的香火中,时常传出缕缕钟声。还有一座妃子墓,明朝皇帝的妃子病逝途中,便将墓地选在这里。有人说,附近还有个美女村,几朝几代,被选入宫40多位妃子。难道也与这石榴有关?峻逸峰峦相托的石榴世界,该是什么都会有,什么都会发生。

朴实的石榴花,自开放那天起,就含朝露、啜精华,只为结一颗钟灵毓秀的果。那一刻,石榴所有的好,都会体现出来。

秋天叶子落了,落得满地金黄,遒劲的枝干上,一盏盏小灯笼,闪着幸福的晶莹。

石榴也会“开片”吗?夜里,会听到传说一般的声响,叮叮地敲着月光,瓷一样的石榴,把紧抱的自己打开,一夜间,不定打开多少迷想。中秋佳节,家家将石榴摆上桌子赏月,摆上桌的还有榴叶茶、榴汁饼。有人会高兴地唱起柳琴戏,吼起拉魂腔。

榴园中不知隐藏着多少村子,朱村的褚大嫂说,住在这榴园好啊,石榴是吉祥果、团圆果,它红火、喜庆,连乾隆都喜欢,没听那顺口溜:乾隆下江南,来过石榴园。食过树籽,饮过珍珠泉。这里离运河不远,下江南的乾隆慕名而来也是可能的。山下多有泉水溢出,常年不涸。一个女孩正用舀子往桶里舀水,说是给爷爷泡茶用。

现在这里利用石榴做起了石榴汁、石榴醋、石榴酒,做起了石榴花蜜、石榴面膜、石榴香皂。还建起了石榴博物馆、石榴民俗宫。连口号都是: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峄城已经将石榴文化作了一种人格精神。

我看到这里的女孩子,穿着带有石榴花的浅色衣裙,别有一番风味。其中一个,是褚大嫂的女儿。褚大嫂说这里还有老风俗,有人盖屋,会将石榴雕在门庭房廊,新人结婚,枕头被子也会绣上红石榴,门窗也会贴上石榴剪纸,有的小夫妻,还会合种一棵石榴树,表示团结和睦、多籽多福。

榴花是属于爱的颜色,总能看到风华的浪漫中,一对对情侣,将婚纱与礼服定格在这里,将一生的美好托付在这里。

群鸟从林间飞起来,霞光顿时染红了羽翅,让你感到,

大地的榴花正漫天炫舞。

記録

